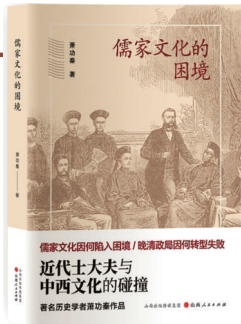


读书笔记

士大夫的内心戏

——读《儒家文化的困境》有感

孙宇欣



有清以来,西方世界加速发展之时,古老的中国却一度酣睡;对外闭关锁国,对内一盘散沙,工商经济陷入官商泥潭,为避免内忧外患而设计的政治蓝图,终被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面对中西冲突,上至皇帝,下及百姓,尤其是以士大夫群体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的表现,今天看来令人五味杂陈,而走进这段历史,从近代中国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展开分析,考察他们对于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极端保守和少数先觉者内心的苦闷与压抑。而这亦是《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的碰撞》(萧功秦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一书的独特之处。

不妨从“三跪九叩”谈起。乾隆时期,当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携带600箱贺礼漂洋过海来中国,请求扩大通商之时,却让清王朝的士大夫们犯了难,难的不是是否通商,而是是否下跪。在觐见皇帝的“三跪九叩”礼上,特使说了“不”,理由是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或属国,为何下跪?几番“开导”未果,马嘎尔尼提出,要由一名与他官阶相当的中国朝臣身着朝服在英国君肖像前行三跪九叩礼,他本人才会向乾隆帝行同样的跪拜礼。这在士大夫们眼中就是冥顽不灵:一个使臣胆敢挑战天朝法度!马嘎尔尼碰了一鼻子灰,所有要求被严词拒绝且被勒令早日出境。

这一幕啼笑皆非,然而从认知心理角度看,不足为奇,因为人们往往运用既有认知及认知范围内的思维模式认识外部世界,而在士大夫们构建的儒家思想宫殿内,能找到的不外“华夏中心”“内夏外夷”“用夏变夷”云云。

20多年后,英国再次派特使阿美士德前往嘉庆朝,士大夫们为了避免“没有教养”的特使故伎重演不尽礼数,一方面安排专人教其叩跪之礼,另一方面由尚书和世泰领衔上演“疲劳战”,期待疲惫不堪的使团无力招架任凭摆布,从而糊里糊涂完成三跪九叩。然而面对坐等许久的嘉庆帝,阿美士德抛出拒绝理由:觐见文书、礼服均在落后的辎重车,而自己不能穿着脏污的便服觐见皇帝。朝堂悻悻,办事不力的导演和世泰只好谎称使臣生病不愿入朝,不了了之,阿美士德被驱逐出境。

两次不欢而散的交锋后,同治帝亲政大礼前夕,俄英法美等驻华公使要求

依国际惯例参加觐见,并提出按《天津条约》相关条款行免冠鞠躬礼。这让已见识过西方侵略者实力的士大夫们内心备受煎熬,毕竟形势不同往日。此时,御史吴可读的一封奏折,奇迹般化解了满朝尴尬。奏折称“洋人无异同于禽兽,使其行三跪九叩之礼,有如强禽兽而行五伦之礼,能使其行,不为朝廷之荣,不能使其行,亦不足为朝廷之辱。各大臣以为不能使各国使臣从中国之礼,为中国之羞,臣窃以为,使各国使臣行中国之礼,反为中国之羞”。此番言论,不过是苦闷的士大夫摆脱屈辱感的心理自卫。如此,既可堂而皇之地接受屈辱的事实,又能使内心免遭这一事实带来的屈辱感。

随着中西冲突激化,西方侵略加剧,国人的仇恨与屈辱日渐积累。此时,迁怒不失为一种良策。遍观周遭,与洋人相关、不会引发洋人反攻、具有“不合儒家圣教”正当攻击理由的西学,自然成为精英人士纾解仇恨、发泄情绪、平衡心理的目标。正统士大夫们也会将迁怒对象辐射至郭嵩焘、曾纪泽等西学的拥趸者,从而以更顽强的姿态反对西学中用。

白银外流,土地瓜分,百姓流离,西方势力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让侵略合法化,百姓们一次次忍无可忍的反抗换来了更残酷的镇压。佯装视而不见或无关痛痒地迁怒,已无法扑灭目睹国之不国的士大夫们内心的焦灼,正当他们积累的怨愤、屈辱无处安放时,义和团出现了。洋人欺凌引发的屈辱重压让人窒息,他们多想在正面战场痛击强大的敌人,抑或在谈判桌上挽回丧失的尊严,然而手中的兵器终究敌不过洋枪洋炮,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也早已让敌人占尽先机,怒火中烧却宣泄无门的他们早已顾不得其他。

《儒家文化的困境》是萧功秦先生的代表作。近代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扰,战争,先后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总体来说,咸丰之后,士大夫才逐步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并在不断认知西方世界的过程中成长、发展起来,由此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但其中也充满了矛盾,所以也就有了天津教案和庚子国变,而这恰恰是士大夫儒家文化的固有心态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不可避免的挫折。萧功秦先生深刻探究了这一过程,本书所揭示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值得后世子孙警醒、警惕。

新书架

《日有所诵(第六版)》

亲近母语 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系列丛书是亲近母语团队历经十多年研究实验、五年编写、五次修订的倾心之作。编选了符合儿童心性、有节奏、有意韵、具有文学之美和自然之美的诗性文本,让儿童通过多种形式的诵读,爱上诵读,积累语言,提高语文素养,培养诗性和定力,实现精神成长。童谣童诗、古诗词、晨读对韵,中外散文诗、散文名篇选段……960篇精选文本,由浅入深,带领孩子徜徉于古今中外的“诗文花园”,在兴发感动中汲取成长的力量。

《兰台遗卷》

李彦 著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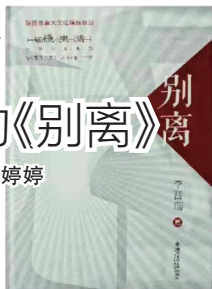


在丰富而复杂的历史沉淀中,积存着许许多多的“秘密”。《兰台遗卷》是作者呈现给世人的历史“探秘”。与历史对话、与档案对接、与亲历者对应,书中记述了一些大家熟悉的人物,如周恩来、白求恩等,淘出许多趣事细节,印证了我们都熟悉的大事。作者带领读者见证了在中国、加拿大曾经轰轰烈烈的流血牺牲,揭示了一段波澜壮阔、惊天动地又不为人知的历史。

我的阅读

别样的《别离》

李婷婷



李晋瑞在长篇小说题材与形式上的探索令人敬佩。新作《别离》中,他将《中国丈夫》的宏阔视野收回到家庭 and 日常生活,又因小说丰富的内容,大胆创新的形式,对心理和语言得心应手的把控,使其呈现出了一种丰满、成熟,别样的样式。

首先,形式是简洁明了的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父亲的米海西和儿子的一场交流;第二部分是作为母亲的罗素兰对米海西的倾诉(或说控诉);第三部分是作为儿子的米罗的日记。读完本书,如同看了一出话剧:舞台上,站得很远的一家三口,在一片黑暗中分别开口说话,聚光灯先后从他们头顶打下来,贯穿始终的第一人称叙述,让文本有了强烈的倾诉欲和感染力。

这种独白让人联想到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故事并不离奇曲折,但作者总隐隐提醒我们文本中的矛盾和不确定。读米海西的讲述时,我慢慢被他人的人格说服,但在听罗素兰的控诉时,我又被作者设置的一些细节提醒。于是我对言语的不可靠开始产生警惕,再

回到第一部分去仔细阅读。第三部分米罗的日记事无巨细。由此可见,大量的细节、真挚的情感使我们对小说信服;可是反常的混乱,叙事的不平坦,似乎又是作者对我们的一种提醒,提醒小心他营造的叙事陷阱。这种不确定性大大提升了小说的魅力。

其次,是对家庭从乡土到城市变迁的探讨。小说中,脱离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和森严道德约束之下的现代家庭,成员之间是那么疏离。而在作者所塑造的两代家庭中,米海西童年的乡村家庭作为一种承托底色,与现代城市家庭构成鲜明对比。在第三部分,作者借祖母之口,对城市家庭成员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疏离作了批判,正如米罗在日记中所言:“家不应该只是港湾,更应该是一个人的根,是每个人身体出发后无论走到哪里,却都可以让心灵随时回归的那个地方。”“只有有血脉关系的乡野,才能给你提供家人般的亲切。”联想到小说的题目,“别离”便有了不一样的深意。

第三,小说中数次使用一些哲学类文本作为道具,为小说开启了许多哲思空间。譬如小说中提到《庆祝无意义》《他人即地狱》,电影《都灵之马》,还有结尾处的小王子》。《都灵之马》是一部寓言式电影:父女二人和一匹老马艰难的日常生活,劳作、吃土豆、休息,日复一日,沉默,台词极少,背景音是持续不断的聒噪的风。在我看来,这部片子正是寓言式地影射了小说的世界,夫妻二人终于领会到婚姻与生活的本质。

人物

时间一到,学生们从教室里出来,又是一路小跑,校园里顿时又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脚步声。

张桂梅早已站在教学楼二楼的过道上,对着楼下的水泥地操场,手里拿着她的小喇叭,指挥学生们在操场里按照班级一列一列地站好。这时候,阳光照着女孩子们红色的校服,照着她们脸庞,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曾经有着各种不幸遭遇的女孩子们,眼里都是对生活坚韧不拔的信念,对未来从不退缩的向往。

一个女生站在教学楼门口的台阶上,面向她朝夕相处的同学们,跟她们一起,举起右手,握拳,开始朗诵每一天的激励誓词。誓词都是张桂梅

精心策划好的话:“加油,上北大!加油,上清华!”然后是唱歌,做课间操。

每一个亲临现场的人们,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惊诧于女孩们所唱的歌。那些歌,都是红色革命歌曲:《红梅赞》《英雄赞歌》《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这些歌曲在中华大地上早已传唱了几十年,算不上时髦。然而,在华坪女高,这些歌却充斥着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激昂。张桂梅每天让女孩们唱这些歌曲,课间操的伴奏音乐也是这些歌曲,女孩们随着歌曲,伸手、弯腰、踢腿,每一个动作都是华坪女高自己编排的。

正午,阳光照着寂静的校园,知了的鸣声从茂密的榕树叶子里断断续续地传出来,让教室里女

希望出版社

79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孩子们的读书声、老师讲课的声音,弥漫着一种凝重和庄严。这时候,张桂梅经常会迈着她那缓慢的步子,安静地走在校园里、教室外面的过道上,她就这样伴随着学校的每一刻时光,与学校的师生们一起向着理想的彼岸前行。此刻的学校,每一间教室都像是一间蚕房。

连载

山西教育出版社

79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如今积善庄人去村空,老邓指着一座四合院告诉我那是庞汉杰家时,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庞汉杰这个名字,我熟悉。右玉诗人郭虎写了一部书,叫《山河一诺》,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北岳文艺出版社邀我“客串”责任编辑,庞汉杰的故事便过电影一般

在我脑海里浮现多次,当时还想,庞汉杰与我算半个老乡呢。可怎么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拜访他的老宅。即便此生不曾谋面,也会在某时某刻发生某种关联,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庞汉杰到右玉任职县委第一书记时,只有31岁,风华正茂。时任县委书记叫马禄元,像前三任县委书记一样,每天都在琢磨着怎样把树种活。第一书记与县委书记第一次见面,居然在鬼见愁的黄沙洼。右玉人受死受活干了整整两年,十公里黄沙洼,几万亩树苗,活下来的却寥寥。

那一年,马禄元治理黄沙洼失败。

那一天,马禄元呆呆站在黄沙洼,看着大片大

片死去的树苗欲哭无泪,庞汉杰植树的故事便从黄沙洼开始。

庞汉杰是个文化人,从省委组织部下派到雁北,是组织锻炼年轻干部的特意安排。调到雁北地区最为艰苦,不,是山西最为艰苦的右玉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问《雁门关外》云:

四海于今正一家,生民何处不桑麻。

重关独居千寻岭,深夏犹飞六出花。

云暗白杨连马邑,天围青冢渺龙沙。

凭高吊古情无尽,空对西风数去鸦。

当时右玉最有名的并非“右玉精神”,而是杀虎口,也即走西口的地方。

纪实